“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漆上『霞光』照古今

胡忠喜



再次回到天水时，已是大学毕业十六年后。熟悉的街道向我投来陌生的眼神，只有天水古城依旧古朴庄重，敞开着大门，仿佛料定我会来。拐进古城胡同，一家挂有“黄河雕漆”招牌的门店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

推门而入，空气中弥漫着大漆与桐油特有的清香，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成品一下子便点亮了整个房间。随着目光落下，我注意到近两米的工作台上摆满了三角刀、回纹铲和捻子锉等工具，刘叔端坐中间，正用金漆勾勒着纹饰。我知道这是个极精细的活儿，容不得半天差池，因此屏住呼吸立在门口。大约几分钟后，刘叔这才扶起老花镜，注意到了我。

“实在不好意思，怠慢稀客了。”说着，刘叔便拉我绕到工作台后，向我热心地介绍起天水雕漆来。据他讲，天水雕漆其实是“雕填漆器”的误称，最早可追溯至西周秦汉时期。因为当时秦州地区盛产生漆，连大诗人杜甫也留下了“有谷杉漆稠”这样的诗句。除了生漆，让器物明艳如霞的关键还少不了一些矿物质颜料——朱砂研成的正红，石青调出的靛蓝，金箔碾成的细粉……“这是从唐代传下来的‘剔红’工艺，要上七十二道漆，花上百天时间阴干。”说到这里时，刘叔突然一脸严肃，眼中无限感慨。

从他口中我了解到，天水雕漆不光上漆工艺繁复，其他环节更是镂尘吹影，不遑多让。它需要木工、画工、漆工、镶嵌工和描金工协同工作，有时一面屏风竟要花费工匠们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在欣赏雕漆作品时我还发现，无论是纹饰画面还是雕刻内容，天水雕漆都将自然风貌与民俗文化融入其中，仿佛这方寸之间蕴藏着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我看到伏羲画卦、女娲抟土，麦积山上的“东方微笑”让人内心平静；我还看到杜甫寓居南郭寺，渭河烟雨在时代的变迁中焕发新颜。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让我目不暇接，但最令我动容的还是那些玲珑小巧的梳妆盒、餐盘和茶具，从它们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寻常百姓的烟火人生。它们不似大件屏风那般恢宏壮丽，只用充满生活趣味的图案和造型点亮着人们朴素的日常，是它们使艺术不再高不可攀，而是走进千家万户，成为生活中闪光的部分。

“老祖宗的手艺包罗万象，一辈子都学不完啊！”从刘叔店里出来后，他的话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有很多非遗技艺都值得我们慢慢去感受、学习，只有在传承它们的过程中，我们才能与古人对话，真正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老墙根儿

薛兆平



已经到了立冬，天气越来越冷了。

那天回老家，路过村口那个熟悉的老墙根儿，我又看到几个老人在那里晒太阳。

我忽然就想起了小时候。那时候，我爷爷就喜欢蹲在这个老墙根儿，或者坐着晒太阳。我就靠在他的膝盖上，看他把一根旱烟管吸得叭叭响。

旁边的几个老头儿也吸着烟，话总是很少。也许人到了一定年纪，交流就不再需要太多语言。但有时候他们也会逗我玩，或者给我讲故事，讲他们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老故事：哪吒闹海、大闹天宫、秃尾巴老李、狐仙报恩，还有八仙过海。

故事没把我逗笑的时候，他们就捏我的腮逗我笑。于是我就笑。因为我已经看懂了，如果我不笑的话，他们便不会善罢甘休。毕竟，老头儿也爱面子。讲了故事的那个人见我没反应，就会一直捏我的腮、耳垂，或者扒开我的开裆裤。而他们的手，无一例外都像老树皮。

我哪儿受得了！于是，那时候的我就懂得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现在想来，我依然感受得真切——老墙根儿真暖和啊。怪不得他们都爱蹲在那里晒。人啊，年纪大了，可能阳气就不足，于是就都喜欢晒墙根儿。

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晒满了我整个童年的所有冬天。

好多年过去了，那些晒墙根儿的爷爷们早已经不在了，可老墙根儿还在。

如今每当我回老家去，总能看见有老人在墙根那儿晒太阳。可惜，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

我多么希望，在那些老人里，有我的爷爷，或者爷爷的那些老伙计。那该多好啊！

哪怕他们的手指再像老树皮般粗糙，再捏我脸蛋时我也不会躲避；哪怕他们的老旱烟再呛鼻，他们在我跟前吸得叭叭响我也不再掩鼻嫌弃；哪怕他们的故事讲得再语无伦次，或者重复了几十遍，我也不再心不在焉、敷衍了事。

可惜啊，老墙根儿的我的爷爷们，他们都不在了。取而代之的，不知是哪些孩子的爷爷和父亲。于是，又有新的轮回在老墙根儿演绎吧？总之，我觉得那个老墙根儿已经不属于我了。

故乡的老墙根儿啊，每当路过，或者想起，我的心头都会隐隐地疼，就像被阳光灼伤一样，热辣辣的。然后我就会很想很想，也去老墙根儿那里，和爷爷们一样，蹲着，或者坐着，晒晒太阳。要晒，就晒上一个世纪。

立冬帖（外二首）

林钊勤



风铺开纸页
落叶是潦草的笺
季节写下简短的讯息
说时序缓缓转向冬

阳光收浅了锋芒
不再执着热烈
田埂慢慢静下来
大地预备妥帖收藏

草木懂得缄默
把心事沉进泥土
不必寄往远方
这一纸短帖
只交给旷野慢慢读

初冰记

浅水先接住寒意
一层薄冰浮在塘面
通透，像一片凝住的光
轻得不敢触碰

还没有坚硬的棱角
是冬天最先抵达的信物
风掠过，纹丝不动
等日头慢慢爬升

微光漫过水面
冰沿着边缘一点点化开
来过，又悄然隐去
把清冷的痕迹
留给流水记得

冬炉暖

灶膛里火苗轻轻摇晃
陶罐坐在火上
咕嘟着细碎的声响
清寒隔在木窗外面

木柴慢慢交出暖意
香气顺着檐角漫开
是萝卜或是红薯
朴素得不必言说

一家人围坐
话不多，慢慢说
一炉微光稳住暮色
世间所有寒凉
都在此处稍稍退让